



黃仕忠 主編  
陳志勇 本冊主編

廣東省出版集團 廣東人民出版社

# 清車王府藏戲曲全編

第十四冊 清代戲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SHING FOUNDATION

# 清車王府藏戲曲全編

第十四册 清代戲

黃仕忠 主編  
陳志勇 本册主編

廣東省出版集團  
廣東人民出版社·廣州

# 目錄

## 第十四册 清代戲

紅門寺全串貫（高腔）	三	九龍杯全串貫（皮黃）	九六
紅門寺總講（皮黃）	二三	普球山總講（皮黃）	一〇四
蓮花湖總講（皮黃）	五四	迷人館總講（皮黃）	一一九
武文華總講（皮黃）	七六	畫春園總講（皮黃）	一二八
群英會全串貫（皮黃）	八九	溪皇莊總講（皮黃）	一三五
		雙盜印總講（皮黃）	一五三
		五里碑總講（皮黃）	一八七
		惡虎村總講（皮黃）	二〇〇

探浮山總講 (皮黃) .....	二一七	連環套前本 (皮黃) .....	三五一
洗浮山總講 (皮黃) .....	二二九	盜御馬後本 (皮黃) .....	三六八
羅四虎總講 (皮黃) .....	二四一	三搜府總講 (皮黃) .....	三九〇
拿謝虎總講 (皮黃) .....	二五二	兒女英雄傳 (皮黃) .....	四〇〇
薛家窩總講 (皮黃) .....	二七六	永慶昇平總講 (皮黃) .....	七六二
東昌府總講 (皮黃) .....	二九二	汝寧府總講 (皮黃) .....	八一九
八蜡廟全申貫 (皮黃) .....	三一七	東黃莊總講 (皮黃) .....	八九三
殷家堡總講 (皮黃) .....	三三〇		

第十四册  
清代戲



# 紅門寺全串貫

【解題】

高腔。《蒙古車王府曲本分類目錄》著錄。原鈔本藏北京大學圖書館，中山大學圖書館、首都圖書館藏有過錄本。《清車王府藏曲本》第一一冊收錄。

劇演紅門寺僧法秉出廟遊玩，遇蒲顯、石秀英夫妻。法秉見秀英美貌，強搶入寺，關入地窖，蒲顯也被鎖於空房。蒲顯之父蒲汎九，因兒子、兒媳久不歸家，去石家尋人，路遇秀英之父石紅。雙方因兒子、女兒失蹤，互以為被對方所害，告至官府，知縣各打四十大板，將之趕出。二人再至直隸巡撫于成龍處告狀。于覺事有蹊蹺，便扮作算命先生，藉給馬三瘋算命，欲探法秉之事，被馬三瘋吊打一頓，趕出門去。又見貨郎賣婦人所用之物給紅門寺和尚，知寺中必有地窖藏匿婦人，便命隨從到州縣搬兵。于成龍獨自扮作道士，赴紅門寺求宿。晚間，法秉

放出衆婦女宴飲，逼迫石英秀就範。于成龍裝作伽藍神，威嚇和尚，被法秉發現，壓在大鐘底下。于之隨從帶領州縣官員前來，從大鐘下救出于成龍，擒住法秉，放出衆婦女。

故事見清《于公案奇聞》小說卷三第六回《打米篩皮匠寔招》至第十二回《于大人私訪叢林》。

《故宮珍本叢刊》第六六五册收《紅門寺總本》前四齣，亦演此事，茲用作參校。〔張紅〕

### 法秉搶婦

（衆僧引法秉上，唱）【點絳脣】命掛空門，性同光棍。風流陣，翠被生春，葷酒何須飲。（白）戒刀禪杖助威風，魔煞心經色是空。愛酒貪花多耍樂，少林怎及〔二〕俺英雄。俺乃紅門寺住持法秉是也。山居房山縣所屬。自幼未受三皈五戒，寺內衆僧，五百餘衆，均似魯智深之類。近來誘得許多婦女，窩藏窩內，倒也快樂。今日閑暇無事，不免山門以外遊玩一番。徒弟們。（僧白）師傅。



(法白) 隨我到山門外遊玩一番。(合唱)【混江龍】君心殘忍，梵王宮殿且安身。休比那晉朝白杜，只是那漢室黃巾。法宇做成風月窩，川流劫貫往來。(法念) 本強良，精糊混，(又唱) 那向他官司，只曉冷境傳聞。(衆下)

(顯、秀上唱)【吹腔】順嚴命念親危，晨昏定省効于歸。(顯白) 自家蒲顯。(秀白) 奴家石秀英。(顯白) 父親蒲汛九，乃房山縣人氏。母親身得重病，奉父之命，接妻子回家。娘子。(秀白) 官人。(顯白) 行至半路，心中膽怯起來。(秀白) 奴家心中，亦是如此，莫非婆婆有甚提念，不免快行幾步。(顯白) 有理。(全唱)【前腔】朱陳又來是兩村，匆匆驅避轉家門。(全下)(僧法暗上，法白) 好一美色女子！徒弟們，將他趕將回來。(顯、秀又上，法白) 那漢子，你們是哪裏來的？(顯白) 我們是行路的，問他怎麼？(法白) 要往哪裏去？(顯白) 往蒲家莊去，問他怎麼？(法白) 左近之人，一發放不得，徒弟們，搶進廟去。(法唱)【前腔】偶遇嬌容，恰好相逢，推推擁擁到寺中。(白) 徒弟們，將這漢子殺了，摘下心來與我下亦酒。(秀白) 哎呀和尚，你要殺我丈夫，不如先將我開刀。(法白) 叫我饒他，只要你從我，俺便饒他。(顯白) 妻吓，斷斷不可從他。(秀白) 哎呀官人吓，奴家就死，絕不從他。(顯白) 和尚，清平世界，朗朗乾坤，搶奪良人婦

女，是何道理？（唱）【前腔】傷天理，喪綱常，佛門之下法怎當？（法白）徒弟們，將這漢子上了腳鏈，鎖入空房。（顯下）（法白）那小娘子，咱家憐你貌美，故爾求之。（秀白）和尚，就將奴殺死，絕不從你。（唱）【前腔】願親貌，起禍根，甘心一死不失身。（法白）你看他將花容損壞，徒弟們，將他下在地窖去。（秀下）（衆僧白）師傅大喜。（法白）損壞花容，還喜什麼？（丑僧白）師傅，將養幾天，不怕不從。（法白）雖則如此，一時不能到手罷。吩咐後面，收拾酒宴，大家取樂一回便了。一場好事難容便。（衆僧白）慢慢順說自然從。（全下）〔法秉搶婦完，下接申冤告狀〕

## 申冤告狀

（蒲汎九上唱）【秦腔】孩兒一去不回還，不由人願望眼盼穿。（白）老漢蒲汎九，家住房山縣蒲家莊。所生一子，名喚蒲顯，娶妻石秀英，回家探望，不料妻有病，命孩兒去接媳婦歸來。不想石紅那老東西，連我兒子都留下了。爲此急急趕到他家，講論一番便了。（唱）【前腔】可惱石紅理不端，速速前去論一番。（下）（石紅上唱）【前腔】未知寒火與風寒，看看親母問平安。

(蒲上接唱) 心忙意亂趕向前，石家不遠咫尺間。(石白) 親家嗎，慌慌張張往那兒去，親家母的病可好了？(蒲白) 石紅你好無道理，令嫗嫁了小兒，就是我家的人。婆婆有了病，理當接回家去，怎麼連我兒子都留下了，是什麼緣故？(石白) 親家，你在哪兒說夢話呢。罷，我女兒同你兒子回去多少日子了？(蒲白) 何曾呢，我特來叫我的兒子來了。(石白) 這話大有差池，我女兒在你家哩。(蒲白) 我且問你，你女兒同誰去了？(石白) 蒲汛九，你別拿血口噴人。我女兒是你兒子接去的，怎麼說沒見？(蒲白) 我兒子何曾回去？哦，想是你害死了，沒有活的，還我死的來。(石白) 呔，你別瞞心昧己，我女兒同你兒子一路回去，怎麼說沒見？哦，是了，想是你打發你兒子，不在家，你把我的女兒害死了，我合你打定官司了。(蒲白) 打官司？先把我兒子還我。(石白) 我還往你家要我女兒呢。(蒲白) 快還我的兒子來！(石白) 我打你的老球囊的。(蒲唱) 【前腔】我要我兒你休瞞。(石接唱) 害了我女反來纏。(石、蒲唱) 記一間來法一犯<sub>(三)</sub>，同到官司結此案。(全下)

(皂上白) 我作衙門皂快，只貪酒肉錢財。黃湯入肚笑顏開，且到衙前搖擺。自家皂隸頭兒便是。今日該着我的班了，撞見幾個夥計，吃了幾杯酒。今日衙前無事，不免找個地方，打個盹去。(石、蒲

上白) 告狀、告狀。(皂白) 什麼事情?(石、蒲白) 人命事情。(皂白) 站住了，待我擊鼓。(四皂出門，知上白) 什麼事情?(皂白) 人命事情。(知白) 帶上來。(石、蒲白) 冤枉吓，太爺!(知白) 你們倆爲什麼事情?(石、蒲白) 人命事情。(知白) 屍首在那裏?(石、蒲白) 因爲連屍首都

不見，故此到太爺台前告狀。(知白) 兩個王八日的，沒有屍首，告的是什麼狀，誰是原告，誰是被

告?(石、蒲全白) 我是原告，我是原告。(知白) 兩個混帳東西，你是原告，你也是原告，難道你

老爺是被告嗎?(門白) 門子是被告。(知白) 知道你是被告。(蒲白) 太爺請息怒，小人蒲汛九，小

人的兒子被石紅害死了。(石白) 太爺請息怒。小人的女兒被蒲汛九害死了。(知白) 我把你這兩個該

死的東西，你說他害死你的兒子，他說你害死他的女兒，你們倆到底是什麼人?(石、蒲白) 我們倆

是兒女親家。(知白) 既是兒女親家，告的什麼狀?(石、蒲白) 其中有許多情由，望太爺明斷。(知

白) 這裏頭還套着許多的話呢，來，把這小子帶下去。(皂白) 下去。(知白) 你有什麼話，說罷。

(蒲白) 小人的兒媳婦是石紅的女兒，石紅接他住家，不想小人的妻子忽然得病，小人命我兒子，接

取媳婦回家。(石白) 對個火兒。(知白) 什麼東西，大堂上對火來了，來，把狗日的烟袋荷包入庫，

你有什麼話，說罷。(蒲白) 我兒子往他家去了，幾天不見回來，小人親身去找。路遇石紅，問起情

由，他反說我害了他的女兒，冤枉吓，太爺。(知白) 哦，你有理，下去。帶那小子。(石白) 冤枉，

太爺！（知白）混帳東西，方纔蒲汛九說的明明白白，你還有什麼冤枉？打狗日四十。（石白）太爺聽他的話，不問我就打了我，豈不冤枉？（知白）你有冤枉，你就說罷。（石白）小人的女兒，嫁與蒲家爲妻，回家探望，誰知親家母有病，女婿來接。小人一聞此言，即忙打發他二人回去，已經七八天了，他說兒子媳婦都不曾見，反望小人要人，豈不冤枉，太爺？（知白）你有這些話，爲什麼不早說？（石白）不容小人說，太爺就打。（知白）打了再說，不是一樣嗎？帶下去，帶蒲汛九。（皂白）跪下。（知白）蒲汛九，方纔石紅回的話，句句有理。來吓，也打狗日四十。（蒲白）哎呀太爺，方纔說是他的不是，如今又打了小人，小人受了太爺的恩板，難道就不要兒子、媳婦了麼？（知白）打你委曲不委曲？（蒲白）不委曲。（知白）帶石紅。老爺也不白打你，有幾句話要你們聽者。（唱）【小嗽】虧心事你休輕幹<sup>（三）</sup>，到底是折瞞隱瞞<sup>（四）</sup>。俺明鏡照人肝膽，最可惱無知村漢。（石、蒲白）冤枉！（知唱）又娘的叫苦伸冤，蒲汛九爲兒來告，石紅爲女喊冤。死不死活不活，與我何干，與我何干？（石、蒲白）是，好聖明太爺，不與小人們審明，只得往上司衙門去告。（知白）可唬吊了老爺腦袋了。蒲汛九，你方纔說石紅的不是，我將他打了四十。石紅你說蒲汛九的不是，我也將他打了四十，打了沒有？（石、蒲白）打了。（知白）打了就是了，你們兩人打了，平

跌脚兒就是了，就到上司衙門去告，與我什麼相干？（石、蒲白）冤枉，太爺。（知白）還嚷冤枉，那是什麼東西？（石白）是澄沙餡的餡餡，一子爾掛麵，與親家母吃的。（知白）真真的是個闊將，你親家母也配吃這個東西？來，拿了後頭去，與你老爺做點心，趕出去。（知、門、書、皂下）（石、蒲唱）【前腔】及一間來法一犯，回到官司結此案。（下）〔告狀完，下接開門撫訊〕

開門撫訊

（二兵引總軍上，唱）【引】威居府院聽傳宣，值日轅門緊要關。（白）俺乃直隸巡按麾下中軍官是也。今日乃放告之期，合城人等，俱已齊集，不免到轅門接狀者。打道。（老西上白）告狀，告狀。（兵白）什麼人？（西白）告狀的。（兵白）住着。稟上大老爺，有人告狀。（軍白）帶上來。（兵白）進來。（西白）是了。（兵白）進來罷。（西白）是了，別唬呼我，我也曉得。（兵白）跪下。（西白）跪不下。（軍白）爲什麼事情？（西白）爲地畝。（軍白）那裏人氏？（西白）山西太原府米脂縣人。（軍白）告的什麼人？（西白）告的是門頭溝王二。（軍白）什麼？（兵白）告的是煤球兒。（軍白）告的是門頭溝王二。（西白）是了。（軍白）叫什麼名字？（西白）我叫白有信。（兵白）他

叫白菜心。(軍白)他叫白有信。可有狀子?(西白)有,拿去看。(軍白)出去,傳你再來。(兵白)出去。(西白)是了,不要哈,你當我白人,我還是個監生呢。(下)(石、蒲上白)告狀,告狀。(兵白)什麼人?(石、蒲白)告狀的。(兵白)住着。稟老爺,有兩個人告狀。(軍白)帶上來。(石、蒲白)冤枉,大老爺。(軍白)爲什麼事情?(石、蒲白)人命事情。(軍白)將他二人帶在班房。(石、蒲下,兵白)稟老爺,轅門擊鼓了。(軍白)看衣服伺候。(吹打。全下)

(吹打,四小馬、四皂上。門子、書隸、于老爺上,唱)【新水令】蒙涯洗盡說邊,力念單哀吾居及吉。安民心空掛,又只將爲先。皆自尋宣誤,告玉農今當喪便。<sup>〔五〕</sup>(白)本部院直隸巡按于成龍是也。由進士出身,奉吾主點用,只意忠心建報。今當放告之期,理應陞堂收狀。吩咐開門。(門子白)開門。(軍上白)中軍告進,大人在上,中軍叩頭。稟大人,各府州縣狀子三十餘張,候大人發落。(于白)接上來。帶房山縣人命一案。(軍白)帶房山縣一案。(正白)告狀人進。(石、蒲上白)冤枉,大人。今日見了大人,如見青天。(于白)誰是原告?(蒲白)小人是原告。(于白)被告下去。(皂白)下去。(于白)告狀人哪裏人氏,叫什麼名字?(蒲白)小人蒲汛九,房山縣蒲家村居住。小人的兒子叫蒲顯,曾娶石家莊石紅的女兒爲妻。石紅將女兒接去住家,不想小人

的妻子身得重病，小人命小人的兒子接媳婦回家。去了十餘天，不見回來，是小人親身到石紅家問信。石紅說道當日已經回去了，小人并無見兒子、媳婦回家。石紅反向小人要他女兒，可不是石紅明明的害死我的兒子、媳婦了？求青天大人詳情。（唱）【步步姣】全是獸心毒人面，淨我負屈冤，謊言曾回轉。白日青天，誣良遭陷，我兒喪黃泉，斷法冤情恩深顯。（于白）你與石家可有多少路？（蒲白）只隔二十里路吓，爺爺。（于白）你兒子平日夫妻可和好麼？（蒲白）和好的吓。（于白）日前可有人同你兒子出去？（蒲白）無人全去。（于白）你說他害死你的兒子，可有證見？（蒲白）無有證見。（于白）狗才，人命關天，豈是指名枉告的麼？（唱）【折桂令】口喳喳細訴根苗，悶坐公堂，自揣情略。莫不是路遇劫盜斬草，殺命事有蹊蹺，保親眷故害兒曹。呀，看淚眼相拋，行色奸狡，這情由未能真實，怎能彀結狀分曉？（白）下去，帶被告。（皂白）被告，被告。（石白）冤枉吓，青天大人。（于白）蒲汛九供你隱瞞謀害，你還有分辯麼？（石白）小人的青天大人吓，（唱）【江兒水】明鏡高臺照，容民訴分曉。冤屈四海來投告，人命關天情非小。望乞老爺台前照，替民伸冤，民父女啣環結草。（于唱）【雁兒落】則見他在公堂淚滂沱，又見他訴原由情真确，須索要辨真寔方爲妥，休叫他類兇徒時加額。



俺啊俺，如今細存心施謀略陰德，方顯得理民詞無差池，無差池。（白）你叫什麼名字？（石

白）小人石紅，乃房山縣民，女兒石秀英，嫁與蒲顯爲妻，回家探望。忽然女婿來接，說親家母病了，

小人一聞此言，即連打發夫妻二人一同起身去的，去了七八天拉。忽然撞見蒲汛九，他說他兒子、媳

婦不曾見回家，他到反說小人害死了，向小人要人，冤枉吓，爺爺。（唱）【僥僥令】無端遭屈陷，

伸冤告青天。望乞老爺分明斷，望恩官見可憐，見可憐。（于唱）【收江南】呀，聽說罷，

事奇却異樣呵，追情由怎開交，他情文一路一根苗。一個爲兒將冤告，一個爲女無下落，

盡在公堂纏繞。無踪處尋，叫本院難晰難略。（白）敢是素日親戚不和，借事駕告行詞<sub>(六)</sub>？

（石白）親戚并無隔操，只是如今我女兒無有着落，求大人嚴審蒲汛九，有人還我人，有屍還我屍罷。

（于白）怎見得是他害死的？（石白）同他兒子回去的，怎麼說兩個都不見了？（于白）你女兒可常

常回家去的麼？（石白）不大怎麼常回家的吓。（于白）你女婿幾時到你家的？（石白）早飯時。

（于白）你女兒可插戴金珠？（石白）罷呀，一個莊家人，有什麼金珠？我女兒頭上戴着兩根銀棒

子，有三錢重呢。（于白）你女什麼時候起身的？（石白）晌午些。（于白）怎麼蒲汛九又供他兩個不

曾回家？（蒲白）呀，大人哪，小人的兒子、媳婦并無回家的。（于白）這等你兒子往那裏去了？